

汉语语气词研究的互动语言学方法论思考



刘锋^{1,*}, 张京鱼²

¹ 吉首大学外国语学院/民族文化翻译研究中心, 湖南吉首 416000

² 西安外国语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研究中心, 陕西西安 710128

摘要: 互动语言学作为功能主义学派近年来着力推进的重要发展方向之一, 所秉持的“互动”研究理念与语气词的“实时交互性”高度契合, 二者结合必将有所作为。本文试图为汉语语气词的研究建构方法论, 具体从四个方面展开: (1) 采用真实会话材料, 坚持基于使用的实证研究; (2) 互动分析和结构分析相结合, 贯彻“位置敏感语法”之理念; (3) 联系言语交际行为和交际互动因素探讨表达形式及其浮现条件; (4) 结合语音-韵律以及身体-视觉表现的分析, 考察互动中语气词使用的真实面貌。文章旨在探寻将互动语言学理论与方法同传统的汉语用法研究相结合之路径, 力求为汉语语气词这一热点难点问题带来新的视角和见解; 同时开拓研究视野, 对传统语法框架下并未得到充分关注、但对理解语法本质有重要意义的课题提供方法论启示。再者, 通过对汉语互动交谈中语气词的考察与分析, 扩充和发展互动语言学的原则和方法, 深化对于语法作为互动中浮现的惯例的认识。

关键词: 汉语语气词; 互动语言学; 方法论

DOI: 10.57237/j.cll.2023.05.001

Reflections on the Methodological Implication of Interactional Linguistics on Chinese Particles

Liu Feng^{1,*}, Zhang Jingyu²

¹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 Center for Ethnic Culture Translation, Jishou University, Jishou 416000, China

² Center for Foreign Language and Applied Linguistics, 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Xi'an 710128, China

Abstract: Interactional linguistics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directions of the functionalism recently, the combination of its interaction concept and the real-time interactivity of particles will definitely make a difference.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way to combine interactional linguistics with traditional usage-based Chinese research, and strives to bring new insights to the Chinese particles. Meanwhile, it broadens the research horizon and provides methodological implications for topics that have not received sufficient attention under the traditional grammar framework, but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understanding the essence of grammar. In addition,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of particles in interaction, the interactional linguistics are developed, and the understanding of grammar emerging in interaction is deepened.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互动语言学框架下的汉语句末语气词研究”(项目编号: 21BYY162);

2022年度湖南省教育厅重点科研项目“汉语自然会话中语气词的会话分析研究”(项目编号: 22A0357).

*通信作者: 刘锋, liufeng_5150@126.com

收稿日期: 2023-10-23; 接受日期: 2023-11-13; 在线出版日期: 2023-11-27

<http://www.chlanglit.com>

Keywords: Chinese Particles; Interactional Linguistics; Methodology

1 引言

自《马氏文通》以来,汉语语气词就因其功能多样,使用范围广、频率高而一直是学界研究的难点和热点。实现汉语语气词研究与中西方语言理论的有机融合,进而助力中国特色汉语语言学理论体系构筑,也是语言工作者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构中所要肩负之重任。互动语言学作为功能主义学派近年来着力推进的重要发展方向之一,所秉持的“互动”研究理念与语气词的“实时交互性”高度契合,二者结合必将有所作为。

本文从方法论层面上探寻将互动语言学理论与方法同传统的汉语用法研究相结合之路径,力求一方面挖掘汉语事实,为传统语法研究中的语气词这一热点难点问题带来新的视角和见解,启发进一步探索与突破;同时开拓研究视野,对传统语法框架下并未得到充分关注、但对理解语法本质有重要意义的课题(如叹词等)提供启示。另一方面,通过对汉语互动交流中语气词的考察与分析,扩充和发展互动语言学的原则和方法,深化对于语法作为互动中浮现的惯例的认识。

2 相关研究综述

学界有关汉语语气词的研究成果丰硕,根据研究方法不同,大致可以分成五派:

2.1 传统语法的语感自省法(始于19世纪末期)

传统语法通过语感自省描述语气词的语气意义,并据此采用一些朴素的比较法,如:马建忠的概念辨析比较和语气词有无比较[24]、王力的替换比较法等[29],而吕叔湘则突破性地使用了同类比较法、古今比较法、高频同现词法和句子功能分布法[22]。可以说,作为现代汉语语法理论的起点,传统语法关于语气词表达语气的定性、特点的总结为描写语法、认知语法、功能语法甚至生成语法奠定了基础,成为不同语法理论的历史支点和逻辑起点,但也为句子功能与语气的纠缠不清埋下了种子[33]。

2.2 描写语法的分布比较法(始于20世纪50-60年代)

赵元任率先运用比较法来探讨句末语气词[34];丁声树等使用替换比较和同类比较分别辨析句末“吧”与“吗”、“罢了”与“呢”[13];此后,有陆俭明的比较分析法[21]、邵敬敏的语音比较法等[26]。再看分布,赵元任提出“短语助词和句子助词”显示了较强的分布意识[35],胡明扬根据合语气助词与其他语气助词在分句和句子上的分布差异来进行研究[15]。王珏对29个汉语句末语气词及其选用类型的分布展开描写分析,尝试建构语气词句式系统[30]。可以说,分布比较法为揭示和验证句末语气词的功能差异奠定了基础。

2.3 功能语法的语用认知法(始于20世纪80年代)

早期研究注重挖掘句末语气词的人际功能,如Li & Thompson将句末“吧”的功能概括为“寻求同意”,凸显了说话者的认知性和目的性[6];Chu认为“吧”标示“发话人的迟疑”[1];徐晶凝则提出“吧”是说话者“对命题内容做出推量,并要求确认”[31]。近期研究逐渐扩展到句末语气词的语篇功能。如屈承熹、李彬将“吧”看作“表示情态的语篇标记”[25];Xiang发现海南临高语句末语气词ey, la^h, lo具有语篇组织功能,同时传递说话人的情感立场[11]。

2.4 生成语法的层阶定位法(始于20世纪80年代)

生成语法的诸多学者都认为句末语气词是句子的功能核心,具有标句词性质[3, 12, 27, 28]。生成语法对句末语气词特点的认识可以归为四点:一是意义上的不确切性[27]。二是句法上的根句位置[28]。三是层次上的最高层级[32]。四是功能上的层阶差异[5, 12, 27]。

2.5 互动语言学的会话分析法（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

最早将汉语句末语气词研究置于互动语言学框架中的是 Luke，他在 *Utterance Particles in Cantonese Conversation*（《粤语会话中的话语小品词》）一书中揭示了粤语句末语气词 *la, lo, wo* 本质上具有“指示性”，且“指示性”随会话序列位置和语境变化逐渐“浮现”，*la, lo, wo* 同时又能塑造语境。Luke 的研究体现了互动语言学的动态原则，即意义和语境都是不断变化的，且二者存在辩证关系[8]。Wu 出版的博士论文 *Stance in Talk: A Conversation Analysis of Mandarin Final Particles*（《交谈中的立场：汉语普通话句末小品词的会话分析》）是互动语言学与汉语句末语气词研究结合的奠基之作。基于 12 小时自然语料，Wu 考察了台湾国语句末语气词 *ou, a* 如何通过与韵律和会话序列位置的互动来实现会话参与者的立场建构。Wu 的研究表明，立场是言语互动中所“浮现之物”，并影响整个互动过程[10]。

综上所述，传统语法、描写语法及生成语法聚焦句末语气词分布、层次及语气义等语法研究方面。功能语法及互动语言学则更加重视从信息结构、语用功能、认知表征等新角度展开研究。已有成果为本选题奠定了良好基础，但也存在拓展空间：(1)语料大多为单向信息交流的静态语篇或研究者杜撰，未能充分重视语气词在真实会话中的动态运用；(2)多采用探讨实词概念性语法意义的研究方法探讨作为虚词的句末语气词的功能性语法意义；(3)微观的单个语气词研究比较详尽，宏观的整个类别探讨和理论总结相对简单；(4)基于互动语言学的语气词研究较为薄弱，系统性和有深度的专题性成果较少。

3 互动语言学框架搭建

“互动语言学”是缘起于社会学，后吸收会话分析、语境化理论及人类语言学等人文社会学科理论精髓和研究方法而形成并发展的新兴理论，是对语言研究的一种“互动综观”（an interactive perspective）[16]。互动语言学研究遵循五个基本原则：(1)采用真实发生的自然语料；(2)进行语境敏感（context-sensitive）分析，考虑包括话轮、序列、行为、投射等多种与互动组织和语言结构相关的因素；(3)采取在线视角，将语言结构看做人际交互中所“浮现”（emergence）之物，通过

交互双方“磋商”（negotiation）达成；(4)基于实证（empirically grounded），从话轮设计、话轮间关系等现实情况寻求语言形式及其功能动因；(5)通过参与者取向（participant-orientation）来验证论断，即将会话参与者本身的处理方式作为论断依据，而非研究者自己主观判断[19]。

互动语言学研究五个基本原则为汉语语气词研究带来重要启示，具体可从以下四个方面为其搭建理论框架：(1)采用真实会话材料，坚持基于使用的实证研究；(2)互动分析和结构分析相结合，贯彻“位置敏感语法”之理念；(3)联系言语交际行为和交际互动因素探讨表达形式及其浮现条件；(4)结合语音-韵律以及身体-视觉表现的分析，考察互动中语气词使用的真实面貌

3.1 采用真实会话材料，坚持基于使用的实证研究

语言研究的传统偏重于书面语（即 written-language bias“书面语偏向”）[7]，研究主要使用内省或书面语料，得出的结论往往是流于观感，难免片面失当。事实上，汉语语言学研究具有注重口语、注重用法的传统。赵元任的《汉语口语语法》就以北京口语为材料，专门研究了汉语口语的句法[35]；吕叔湘在《汉语语法分析问题》中也明确表达了“语言的主要用处是对话”的观点[23]；语气词作为互动交际的语言资源，实时地处于一个浮现的过程中。而国际语言学界，话语功能语法、语料库语言学以及会话分析所代表的实证性研究方法启示我们，实际语言使用（尤其是口头交际）中呈现的语言形式组配、总体分布、意义功能等等，是人们仅凭语感印象或书面材料难以获得的。根据互动语言学的观念，语言中的“范畴”归纳都是基于实证的（empirically grounded），因为语言的规律性是在使用中浮现出来的。对于语气词的句法结构和语用功能，以及它们在使用中形义演变的研究，要想取得突破，首先要深入实际使用的真实言谈，发掘足够丰富、准确而全面的语言事实。以刘锋、张京鱼对湖南吉首方言句中语气词“叻”和句末语气词“哦”的研究为例，两位学者基于互动语言学理论框架的研究改写了传统语法对语气词作为表达说话人不同语气的认识，发现“语气词”对回应行为高度敏感——说话人产出语气词的过程中，会根据受话人的回应进行即时

的调整,以适应新的环境,即语气词是交际参与者间协作管理、相互评价、保证会话交互顺利推进的一种语言资源[17, 18]。

3.2 互动分析和结构分析相结合,贯彻“位置敏感语法”之理念

序列结构(sequential structure)是互动语言学研究的核心概念之一。序列(sequence)是指一连串连贯、有序、有意义的话轮。一般而言,互动双方在一个序列里完成一个社会行为。最基本的序列就是毗邻对(adjacent pair) [9]。毗邻对具有如下特征:(1)由两个话轮构成;(2)由不同说话者产出;(3)相邻而置;(4)有相对的顺序,前部先于后部;(5)话对两部分类型关联,前部对应着特定的后部类型。Schegloff (1996)提出的位置敏感语法(positional-sensitive grammar)是互动分析和结构分析结合的重要成果。位置敏感的语法观认为,语法产生于特定的序列类型,并由特定的序列类型和序列位置塑造,其中序列类型是基于特定行为。

刘锋、张京鱼指出,对互动言谈中语气词的探讨需要关注其所处的序列环境(sequence environment)。如湖南吉首方言句中语气词“叻”通常出现在焦点信息传递的说话人自发话轮位置,标示说话人对所述事物的抱怨和责备情绪,如例(1) [17]:

(1):

一件叻,哟哎, A2 说, 还没反应过来, 没有了。

A1 啦, 她屋那些亲戚一来, 就喊他们吃啊一箱

1M: (饮料)啊, 哎哟, A2 说, 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就(被喝)完了。A1 啊, 她家那些亲戚一来就招呼他们喝。

2F: A1 喊, [>快吃快吃<]。

3M: [嗯。这些吃多了不好。他们说都含有福尔马林, 还有那些色素]。

4F: 嗯, 有点, 多少有点。

5M: 吃那些吃多了不好啊。

例(1)中,“叻”话轮 1 传递出焦点信息——饮料被 A1 家人喝光,并将其所携带的“抱怨和责备”意味贯穿整个会话。话轮 1 中, M 用“那些”来指代 A1 家人,明显带有不满情绪。方梅指出,指示语“那”体现了说话人所述事物在其内心世界中的距离较远,用来表示说话人的不悦[14]。“叻”话轮同时还引发 F 对 A1“自私行为”的评价(话轮 2): F 通过快速转述 A1 话语“快吃快吃”

形象地描摹出其让家人喝饮料的急切样态,暗含对此种行为的抱怨。话轮 3-5 中, M 和 F 进一步责备 A1 及家人的行为还有害健康。可见,说话者的负面情绪一方面随着会话的推进,通过小品词“叻”、说话人词汇选择及语言表达方式间的交互而展现;另一方面,“叻”话轮又为后续会话设定了“负面交际语境”¹。

例(2)中“叻”位于应答话轮位置,主要用于说话人在面对责备时,构建自责式应答话轮:

(2):

1T: 她((指 H 的老顾客))喊你几声, 我看你都没理她。

2H: 我叻这条眼睛不认人((大笑))。其实曼, 都是熟人(我这眼神太差了。其实呀, 都是熟人)。

3T: 哦, 等下给人家解释一下, 要不然讲你不理人。((T 和 H 同时笑))

例(2)中, H 面对 T“不理睬老顾客”的质疑,采用“我叻+犯错原因”的格式进行自嘲式自责。值得注意的是,该例中会话参与人的“笑”一部分由说话人自嘲式的自责引发,发笑既是针对自责者所犯的荒唐错误,也旨在缓和责备行为引起的尴尬气氛[4]。

据此本文认为,互动语言学框架下的汉语语气词研究有必要沿着动态序列分析及位置敏感的理念继续推进,以序列结构为线索,将语气词的形式与分布、互动功能结合起来,细化对汉语语气词语言事实的描述与解释。

3.3 联系言语交际行为和交际互动因素探讨表达形式及其浮现条件

互动语言学将言语交际中的行为称为“社会行为”(social action),这是互动语言学研究的重要切入点。互动语言学者不仅关心说话者“说”了什么,同样也关心说话者“做”了什么。强调话语交际的“社会性”,意味着这些行为是互动参与者需要通过互动协作的方式(或至少关照到其他言谈参与者)来完成的。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会话互动中所关注的社会行为,就是话轮最主要的职责。这种职责体现在,回应者需要对其进行处理,并据此建构回应话轮,使其可以成为一个合

¹“负面交际语境”(negatively interactional environment)是指说话者表达抱怨、反对、拒绝、警告和讥讽等损害听话人负面面子情感立场的交际环境[10]。

格的下一话轮[4]。学者们进一步发现, 互动中社会行为的实施, 存在高频出现的语法格式, 即社会行为格式 (social action format) [2]。因此, 将语气词的语言形式联系它所实施的交际行为, 以及更宏观的活动框架, 可以揭示语气词这一语言手段在行为构建和识别中发挥的作用, 同时将言者意图和行为两个层次剥离开, 从而避免不同层次要素的混淆, 增强解释的一致性和系统性。

此外, 互动行为和交际因素持续地塑造着语言形式, 浮现出规约化的表达形式。学界对诱发规约化环境因素的探讨从未停止, 提到的因素既包括句法位置、语义关系、使用语境、构式框架, 也包括前述因素的多重效用, 而会话序列近年来也开始被作为规约化语境的重要因素。例如刘锋、张京鱼发现, 湖南吉首方言句中语气词“叻”的“负面情感立场标示”核心功能在与语境、会话序列位置、会话参与者等因素交互中浮现。“叻”与其发生的语境间又存在反身关系, 它为会话奠定负面基调。受到高频效应和语言使用者心理认知等因素影响, 加之与韵律、句法、交际目标等诸多因素的互动, “叻”还衍生出反讽、惊奇和同情等情感立场标示功能; 湖南吉首方言句末语气词“哦”本质上则是话轮组织标记, 其话语功能、说话人主观确信程度、韵律特征三个层面以互为实现的方式形成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 任何一方面的变化往往具有连锁效应[17, 18]。

3.4 结合语音-韵律以及身体-视觉表现的分析, 考察互动中语气词使用的真实面貌

互动语言学本质上具有跨学科的特性, 这与该分支的诞生与发展过程相关[2], 更为重要的是, 这更加贴近其研究对象——互动交谈的本质。即语言的词汇句法形式, 与韵律特征, 乃至交际场景中的身体-视觉表现, 都是互动的资源 (resource)。之前的研究由于视角和研究手段所限, 对于口语对话中的语言形式和会话现象的研究, 往往存在不同方面的割裂。以语气词的研究为例, 进行语义语用分析的, 往往忽视语气词的韵律特征; 而分析语气词语音韵律特征的, 对它在话轮和序列语境中的意义功能分析又显得粗糙。事实上, 序列中的语义解读、语音-韵律特征、其他交际因素乃至眼神手势等, 都应当结合在一起, 在具体问题的研讨中相互印证。如刘锋、张京鱼就进一步探讨

了汉语自然口语中, 交际参与者说出或听到汉语句末语气词“吧”时所伴随的特定韵律特征和身体活动[20]。值得注意的是, 基于互动语言学框架的多模态研究也将是互动语言学极具前景的发展方向之一。

4 结语

本研究尝试从方法论层面上, 为汉语语气词研究提供互动语言学框架。也即是说, 互动语言学框架下的汉语语气词研究需要的是对语气词语言结构和语用功能的全新理解。传统理论体系中的语法单位, 基于自然口语语料, 都需要重新审视。更重要的是, 自然会话中语气词的研究的目标不是基于某种理论, 而是基于自然口语材料理解会话互动和语法, 这种研究取向与传统语言学研究也有所不同。另外, 把互动语言学理论引入汉语研究也是非常有意义的。汉语是意合语言, 轻形式, 重意义和功能, 形式相对松散, 更适合互动语言学这种认知功能的研究路径。而且, 互动语言学理论也是作为一种普遍的理论被提出来的, 已经被应用于多种语言研究之中。汉语的语料和研究将进一步验证该理论的普遍性。由此, 我们断言把互动语言学理论引入汉语语气词乃至汉语研究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

参考文献

- [1] Chu, C. C. *A Discourse grammar of A Mandarin Chinese* [M]. New York and Berlin: Peter Lang, 1998.
- [2] Couper-Kuhlen, E. & M. Selting. *Interactional Linguistics: Studying Language in Social Interaction*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 [3] Lee, Thomas Hun-tak. *Studies on Quantification in Chinese* [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1986.
- [4] Levinson, C. *Pragmatic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 [5] Li Bo-ya. *Chinese Final Particles and the Syntax of the Periphery* [M]. Leiden University, 2006.
- [6] Li, C & Thompson, S. A. *Mandarin Chinese: A Functional Reference Grammar* [M].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
- [7] Linell, P. *Approaching Dialogue: Talk, Interaction and Contexts in Dialogical Perspectives* [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05.

- [8] Luke, K. K. *Utterance Particles in Cantonese Conversation* [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 1990.
- [9] Schegloff, E. A. Confirming allusions: Toward an empirical account of action [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6(1): 161-216.
- [10] Wu, R. J. Regina. *Stance in Talk: A Conversation Analysis of Mandarin Final Particles* [M].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04.
- [11] Xiang, Xuehua. A Discourse -Pragmatic Study of Interactional Particles in Shishan (Hainan Island, P. R. China) [D]. Pennsylvania State: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University Park, 2006.
- [12] 邓思颖. 汉语句类和语气的句法分析 [J]. 汉语学报, 2010(1): 59-63, 96.
- [13] 丁声树,等. 现代汉语语法讲话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1.
- [14] 方梅. 指示词“这”和“那”在北京话中的语法化 [J]. 中国语文, 2002(4): 343-356+382-383.
- [15] 胡明扬. 北京话的语气助词和叹词 [J]. 中国语文, 1981(5-6).
- [16] 刘锋, 张京鱼. 互动语言学对话语小品词研究的启示 [J]. 外语教学, 2017, (1): 30-33.
- [17] 刘锋, 张京鱼. 湖南吉首方言句中小品词“呔”的话语功能研究 [J]. 语言学论丛, 2020a (第 61 辑): 339-351.
- [18] 刘锋, 张京鱼. 湖南吉首方言句末语气词“哦”的互动语言学研究, 语言与文化论丛, 2020b (第 1 辑): 135-144.
- [19] 刘锋, 张京鱼. 汉语语法研究的互动语言学方法论启示 [J]. 山东外语教学, 2020c, (4): 63-72.
- [20] 刘锋, 张京鱼. 汉语自然会话中句末语气词“吧”的多模态分析 [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待刊).
- [21] 陆俭明. 关于现代汉语里的疑问语气词 [J]. 中国语文, 1984(5).
- [22] 吕叔湘. 中国文法要略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44/1982.
- [23] 吕叔湘. 汉语语法分析问题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
- [24] 马建忠. 马氏文通读本 [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898/2000.
- [25] 屈承熹、李 彬. 论现代汉语句末情态虚词及其英译——以“吧”的语篇功能为例 [J]. 外语学刊, 2004(6): 1-10, 112.
- [26] 邵敬敏. “吧”字疑问句及其相关句式比较 [A], 第四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选 [C]. 北京: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6: 1-15.
- [27] 石定栩. 汉语的语气和句末助词 [M]. 语言学论丛, 2009 (第 39 辑): 15-27.
- [28] 汤廷池. 汉语词法句法论集 [M]. 台北: 台湾学生书局, 1989.
- [29] 王力. 中国现代语法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43/1985.
- [30] 王珏. 语气词句式及其系统初探 [M]. 汉语学报, 2019(4): 25-39, 95.
- [31] 徐晶凝. 语气助词“吧”的情态解释 [J]. 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4): 143-148.
- [32] 邢 欣. 从 X 一阶标理论对小句的分析看小句中枢说 [J]. 汉语学报, 2005(4): 58-64, 96.
- [33] 赵春利、石定栩. 语气、情态与句子功能类型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1(4): 483-500, 639.
- [34] 赵元任. 北京、苏州、常州语助词的研究 [J]. 清华学报, 1926(2).
- [35] 赵元任. 汉语口语语法 [M]. 吕叔湘,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8/1979.

作者简介

刘锋

1980 年生, 副教授, 博士, 博士后,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互动语言学、会话分析.

E-mail: liufeng_5150@126.com

张京鱼

1963 年生, 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为理论语言学.

E-mail: jdzhang@xisu.com